

# 父辈， 我践行“三严三实”的楷模



■ 高春玲

“三严三实”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，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一名对我影响最深的、最亲近的老党员的身影，他就是我的父亲高金亮。父亲1923年出生于河北省涞源县高家台村，2010年去世。

1938年，村子里住进了八路军，“八路军是抗日的队伍，是咱们老百姓的保护神”，当地的村民都这样传说。15岁的父亲由于和战士们年龄相当，马上就和他们住在一起的战士们亲近了起来，也被他们严格的纪律、和蔼可亲的态度、灰布服装、抗在肩上的枪吸引了。队伍在村子里住了五天，父亲背着家人，在第五天的夜里偷偷地跟着部队开拔走了，参加了八路军。父亲是家里唯一的男孩，爷爷想他哭瞎了眼睛，叫着他的名字咽了气。

父亲这一走就是12年啊，刚参军时，岁数小、人机灵，当了侦查员，经常为部队打前站、到敌占区侦查、护送首长们穿越封锁线等。1942年，在一次侦查中，父亲和鬼

子遭遇了，战斗中腿部负伤，开始被送到“荣军学校”，后被坚壁到河北省西柏平县小觉村养伤。坚壁期间，他带领小觉村村民，成立了当地第一支武装游击队伍。在鬼子扫荡时，埋地雷，炸死日军2人。同时，父亲拜村里木工张老汉为师，学了一手的巧木工活。1948年，中央建设西柏坡指挥所，父亲又因会木工，被抽调到工地参与建设。1949年，被调到中南海负责维修房屋工作。1958年调到北重厂工作。

父亲一生最引以为傲的有六件事：参加了百团大战，护送过彭德怀穿越封锁线，和朱德总司令一个筐箩里吃过饭，看毛主席跳交际舞，在中南海里上过班，参加了西柏坡、人民大会堂建设。

父亲作为忠诚的共产党员，也是经过了历史考验的。1939年，排长悄悄地对16岁的他说：“小高啊，咱们八路军里有共产党组织，你也加入吧？”父亲想了想说：“俺娘说了，俺家是好老百姓，不入这党那派的。”当时参加八路军，只是

为了打击日寇，思想上、政治上没有追求。1943年，父亲在小觉村养伤期间，充分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抗战胜利，共产党才是真正替老百姓干事的党。因此，他主动向当地党组织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申请，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。在以后的67年中，组织上多次要提拔他当干部，但都被父亲拒绝了。他总说，我只有初小文化，管人不行，别给组织上耽误事啦。但是，他工作中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已，总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。他坚守信念，从未动摇过，直至87岁时，身盖党旗离世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一直是个对党忠诚、对事业负责的好党员。记得我5岁的时候，父亲带我参加党支部活动，党员们高唱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、《社会主义好》歌曲，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，那种庄严、认真的党组织生活至今令我记忆犹新。

记得我刚上小学的时候，父亲一字一句地教我抄的做人格言，印象最深的有：良言一句三冬暖，

恶语伤人六月寒；轻诺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难；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等等，这些为我人生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记得我上班后，父亲也退休了，但他一直为社区百姓做力所能及的事情。楼下路边有一条儿荒芜的空地，父亲就找来花种种上，沿路的鲜花让过往的居民赞叹不已；执勤队伍里总有父亲拿着小马扎、戴着红袖箍的身影；社区党支部活动父亲总是第一个到……

后来，我担任了副处级领导干部，年近80岁的父亲仿佛又变成了老小孩。一回家母亲总是向我告父亲的状：又管闲事啦，给园林局打电话，反映社区里的雪松不该从下面砍枝，值十多万块的树木一下子就变得不值钱了；又拎着拐棍找物业去了，问人家挖了坑为什么不赶紧给填上；又坐公共汽车去厂子找领导了，社区居民暖气不热你们管不管……开始，我也只是一笑了之，随着告状次数增多，我觉得有必要和父亲谈谈。我说：“老爸，您年岁大了，

这些闲事能不能不管啊？您老去找人家，人家也嫌您多事啊。别老让我妈跟您操心！”听了我的话，父亲明显的愣了一下。过了会儿，他抬起头，缓缓地跟我说：“闺女，这些都是老百姓的事啊。我是党员啊，如果这些都是闲事，那我们当初就不会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干革命了。打天下易、坐江山难啊！如果我们党员都不管，还指着谁来管呢？！”父亲的话让我陷入了深思。从那天起，我就暗暗发誓，父亲想管的“闲事”，我会延续着一一直替他管下去，父亲给我指出的“让老百姓得幸福”的工作目标我会一直努力去做。

这次开展“三严三实”教育，我不禁又回忆起这些往事。从父亲等老一辈革命者身上，我切身感到了中国共产党人“信仰至上、对党忠诚、舍己为民、勇于担当”的精神，他们扎根本职、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他们为党为人民“严”与“实”的思想品德，永远是我践行“三严三实”的典范与楷模。

## 阅读的尽头



■ 杜雷

唐诺先生的两本散文集，《阅读的故事》和《尽头》，偷个懒，各取一词凑成标题，倒也贴切。

唐诺，本名谢材俊，1958年生，台湾宜兰人，台大历史系毕业。不是专业球评人，早期却以NBA篮球文章广为人知。不是专业推理小说评论者，却著有“唐诺式”的推理小说导读。不是专业文字学者，却以《文字的故事》一书，同年囊括台湾三大好书奖。唯一“专业”的头衔是作家兼资深读者，著有《世间的名字》《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》《阅读的故事》《读者时代》《文字的故事》《唐诺推理小说导读》等。

《尽头》，一本664页精装，砖头一样的书拿在手里，本身就已经很夸张，偏偏书中只有17篇文章，体例竟然还是散文。很多名家如梁文道、阿城、阿乙，为此书写的推介文章，说的不是这本书有多好读，而是这本书多么难读，读这本书之前要有多么深厚的知识储备云云。坦率地讲，笔者读此书，倒没有像豆瓣书友所言，是一场溃不成军的阅读，细读，踮踮脚，还是勉强够得着的。我想，大家如此推崇唐诺其人其书，恐怕还是在这样的时代，终于又有了这样一个，我们不一定能读懂他的文章，至少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读书人的样子。

全国哀悼日，唐诺原定在上海有一场讲座，读者们打来无数电话，担心活动会因当天文化娱乐活动全被叫停而取消，毕竟，两位明星仅仅在这天给爱犬洗了个澡，给孩子晒了张照片，就遭到爱国而又暴怒的网友声讨。唐诺宽慰大家：“放心，我们举行的是哀悼的文化活动。”在任何时代和社会，读书和读书人都只会是星光，不可能成为燎原的火。

唐诺每天上午会到一家咖啡店写作，几十年风雨无阻。就坐在那儿，整个上午对着稿纸，一边写一边删，一边写一边删。大概

每天可以写出几千字，但删改完也就剩五百字了。日复一日，形形色色的人，纷纷扰扰的事，但在咖啡馆的一角，对于唐诺，读书就是生活，在他心目中，读书、写书，和买菜、做饭、带孩子、打麻将没有区别，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，执着于自己，又不必去党同伐异，相互干扰，这样子不是挺好吗？

现在各处都在搞“某某读书日”“某某阅读工程”，是否有些居高临下，用力过猛了呢？读书难道不应该是朋友间，三两人，手持茶杯，随意谈笑的很个性化的事情吗？陈丹青曾回忆木心先生，在纽约时，木心为了生活，在华人圈子中贴出告示：定期在自家客厅举办文学讲座，或坐或靠或躺均可，每人每小时10美元，夫妻同来，两人15美元，一次10人以上开讲。如此5年，终于有了厚厚两本《木心文学回忆录》。或许，读书的本质不是改变他人，而是坚守自我，坚守得久了，自然就有了读书人的样子。

世界读书日，笔者曾应邀做了几场关于读书的讲座，听众都是组织来的，第一场，讲得极累。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知识就是力量，这些大道理讲得无味，听得无趣。第二场，干脆放下了身段，不强求大家都去读书，但遇到一个爱看书的人，坐在一起聊聊总可以吧！不一定讲那些艰涩深奥的大道理，社会热点，人生感受，家长里短，社会这个大课堂里，只要真正去思考了，又有什么不能入书呢？社会在进步，长衫不时兴了，破破烂烂还不脱，那是孔乙己，脱了长衫，把书真正读在心里，融入到生活中，才是真正的读书人。

总以为尽头是完结的意思，现在觉得，尽头就是远方，就是值得我们无尽探究的所在。探究尽头，为的是以尽头为坐标，反观现实，可以发现我们身处何时何地，我们遗忘了什么，错失了什么。唐诺先生厚厚一本书说的是什么，不知道！

## 说曹操“东临碣石”之“碣石”



■ 官庆培

《诗刊》1957年1月号发表毛泽东《浪淘沙·北戴河一九五四年夏》：“大雨落幽燕，白浪滔天，秦皇岛外打鱼船。一片汪洋都不见，知向谁边？往事越千年，魏武挥鞭，东临碣石有遗篇。萧瑟秋风今又是，换了人间。”词中“东临碣石有遗篇”，提及曹操所作的《观沧海》。

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：“十二年（207年）春二月，公自淳于还邳……将北征三郡（右北平郡、辽西郡、辽东郡）乌丸……夏五月，至无终（今天津市蓟县）。秋七月，大水，傍海道不通，田畴请为乡导，公从之。引军出卢龙塞（今河北迁西县北喜峰口一带），塞外道绝不通，乃蜃山堙谷五百余里，经白檀（今河北滦平县东北小城子），历平冈（今辽宁凌源市西南），涉鲜卑庭[据《三国志·魏书·乌丸传》：“自云中、五原（指今内蒙古包头市东、呼和浩特市一带）以东抵辽水（今大辽河），皆为鲜卑庭]。东指柳城……八月，登白狼山（今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自治县南60里大阳山）……斩蹋顿及名王已下，胡、汉降者二十余万口……九月，公引兵自柳城还。”

九月，曹操由柳城班师，入卢龙塞，至孤竹（今河北卢龙县西南）玄水（今青龙河）与濡水交汇处东南约五千米处驻军。期间，曹操东临碣石山，面对沧海，写下了千古名篇《观沧海》：“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。水何澹澹，山岛竦峙。树木丛生，百草丰茂。秋风萧瑟，洪波涌起。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；星汉灿烂，若出其里。幸甚至哉，歌以咏志。”

关于曹操《观沧海》中所说“东临碣石”之“碣石”的地点，说法不一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《毛泽东诗词选》

注：“今河北省昌黎县境，北戴河以西。”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《毛泽东诗词集》改注为：“据近年来考证发现，碣石在今辽宁省绥中县西南的海滨，西距山海关约三十里”。2003年版《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》则改注为：“碣石，据考古发现，在今辽宁省绥中县西南的近海里，西距山海关约30里。”

当年，曹操自柳城回师，曹操东临碣石观沧海，是“碣石门”还是“碣石山”，《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》“考辨”：“‘望海台’遗址在一个很小的半岛上，名为黑山头，这里可能就是曹操观海之处。”“碣石”，为什么称碣石门，而不称碣石山呢？……碣石门就是由屹立在近海里的石柱，即海蚀柱形成的。”以“考辨”论，若在“望海台”“一个很小的半岛上”，面对大海，看到的只能是白浪滔天、一片汪洋，曹操何以“观沧海”，怎能见“树木丛生，百草丰茂”？若碣石就是“碣石门”“屹立在近海里的石柱”，曹操又怎能“登临”？

看来，说清楚碣石的确切位置大有必要。笔者认为，《毛泽东诗词选》所注合理，《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》“考辨”与实际不符。另据1999年《辞海》“碣石山”名。在河北昌黎西北。东汉建安十二年（公元207年）曹操用兵乌桓过此，作有《碣石篇》。山南去渤海约四五十里，但古人记载中或作在海旁，或作在海中，这是由于山势兀立，从海上远望，宛如在海边或在海上之故。”据考，碣石山观沧海在古时已经是一个著名的景观。碣石山36峰，磅礴雄浑，峻峭秀丽，最高峰为仙台顶，海拔695.1米，距渤海约16余千米。在碣石山上东望波涛汹涌的大海，的确有“洪波涌起”之感。